白额雁

大山雀的博物旅行

断西楼 盼雁字

□张海华 文/摄

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

这是宋代李清照《一剪梅》中意境优美的名句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是啊，秋风起，雁南飞，一会儿一字形，一会儿人字形……小时候，偶尔仰望天空，也曾见过美丽的雁阵。可现在呢？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几人曾见过大雁迁徙的景象？

是大雁的数量大大减少了？还是我们忙得连仰望天空的时间都没有了？一定是两个原因都有吧，我想。

大雁难见，天鹅就更少了。且让我们来看看在宁波有望见到哪些大雁与天鹅。

何处秋风至，萧萧送雁群

可能我眼界不广，但凭感觉，雁与燕这两种名字发音相同的鸟，或许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鸟类（关于燕子，请参考《燕燕于飞传诗情》）。有人做过统计，“雁”字光在杜甫的诗歌中出现的次数，就起码有50多次。

跟燕子一样，早在2500年以前，大雁就已经“飞翔”在古老的《诗经》里。《诗经》中，有5首诗提到雁（鸿），次数仅次于雉鸡类（6次）。具体如下：

“雝雝鸣雁，旭日始旦。士如归妻，迨冰未泮。”（《匏有苦叶》）

“鸿雁于飞，肃肃其羽。”（《鸿雁》）

“将翱将翔，弋凫与雁。”（《女曰鸡鸣》）

“鸿飞遵渚，公归无所，於女信处。鸿飞遵陆，公归不复，於女信宿。”（《九罭》）

“叔于田，乘乘黄。两服上襄，两骖雁行。”（《大叔于田》）

“雝雝（音同“拥”）鸣雁”说的是雁群在清晨的和鸣之声，“两骖雁行”是说两侧的马儿像雁阵一样整齐，“鸿雁于飞”与“鸿飞遵渚”都是描述雁的飞行，而“弋凫与雁”则是指对大雁的捕猎。

在古代，雁还是议婚、嫁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礼物。如《仪礼》中所说：“昏有六礼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”“纳采”为六礼之首，女方若同意男方的婚姻请求，就会接纳男家送来议婚的礼物，即大雁。到了后世，大雁越来越难得，于是很多地方改雁为家鹅。在宁波的地方习俗中，毛脚女婿在端午节到未来丈人家送礼，是要挑大白鹅去的。

可见，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。但现在，大雁不仅在野外越来越少，同时也逐渐淡出了现代文化的视界。“何处秋风至？萧萧送雁群。”可叹的是，秋风年年至，但雁群却越来越少见了。

豆雁

总第6388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雁尽书难寄，愁多梦不成

“雁尽书难寄，愁多梦不成。愿随孤月影，流照伏波营。”（唐·沈如筠《闺怨》）这里的“雁尽”，原是雁群都飞走了的意思，但现在读来，我第一反应竟是“大雁种群数量越来越少”之意。是的，拍鸟、观鸟迄今十余年，所见大雁寥寥无几，以致每次不期而遇时都兴奋莫名。

2008年深秋，我认识的鸟还不多，有一天在镇海岚山水库的上空拍到一只高飞的鸟，不认识，就请教高手。结果，杭州的“文明”大师掩嘴而笑：“拍到了豆雁还不知道！”现在看来，豆雁应该是宁波最“常见”的大雁了，它们是宁波的冬候鸟或旅鸟。其实豆雁还是比较好认的，其黑色的喙部有一圈明显的橘黄色斑。每年秋冬季节，只要去海边的湿地或开阔的草地、农田认真寻找，基本都能找到，通常只能见到零星的几只，运气好的话也能看到一群几十只。

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2012年11月，几乎就在宁波市中心的地方，鸟友黄泥弄等人竟发现了一只豆雁，同时在那里的还有几只珍稀的白琵鹭以及不少苍鹭、白鹭。那地方，就是湾头大桥南堍的东侧，那时候是一个刚拆迁完毕的村庄，人迹罕至的废墟旁有个大池塘，紧邻姚江。

我看见这只失群的豆雁孤零零地站在池塘的浅水中，它的身边是几只白琵鹭正忙着用大嘴像扫地一样来回在水下横扫，不时逮到一条小鱼。豆雁忽然飞了起来，我看着它翱翔在天空，背后是湾头大桥的路灯杆，心中不禁非常感慨：这些可怜的鸟儿啊，其实它们要的并不多。在充满艰辛的漫漫迁徙路上，哪怕只是一块小小的湿地可供歇足，哪怕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，它们都会翩然飞下，吃点东西喘口气。

当然，所有的“鸟人”都知道，这个水塘的存在时间早已进入倒计时。没多久，当年的拆迁村庄成了一个大工地。如今，那里是一个楼盘。

除了豆雁，我在宁波还见过鸿雁与白额雁。对，就是“鸿雁传书”的鸿雁，当然，成语中的鸿雁是泛指大雁，因为“鸿”本身就是雁。鸿雁也是属于不会被认错的大雁，其头顶直至颈背覆盖着一条红褐色的带，而脸颊的下半部分与前颈的颜色明显较浅，与那条红褐色的带几乎截然分开。2016年1月，在宁波杭州湾新区的海边湿地，我们发现了一大群鸿雁，总数在100只左右，这是近年来在本地发现的鸿雁的最大越冬种群。我在岸边用望远镜静静地观赏它们，只见它们不时振翅伸脖欢叫，声如“昂昂”，一如家鹅（鹅是由雁驯化而来的）。

那群鸿雁中，还混着几只白额雁。我和鸟友“古道西风”还逐一仔细观察，试图从里面找出一只小白额雁来，但最后未能如愿。白额雁与小白额雁均为比较珍稀的鸟类，两者长得极为相似。

不如相忘于江湖

自古以来，“鸿鹄”常并用。最有名的当然是出自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中的那句叹息：“嗟乎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！”鹄，后世多称“黄鹄”，即天鹅。洁白、美丽、高贵的天鹅，历来都是不媚流俗的高士、才子的象征。前有屈原宁死不屈的诘问：“宁与黄鹄比翼乎，将与鸡鹜争食乎？”（《卜居》）后有李白怀才不遇的愤懑：“珠玉买歌笑，糟糠养贤才。方知黄鹄举，千里独徘徊。”（《古风·其十五》）

中国的天鹅有3种，分别是疣鼻天鹅、大天鹅与小天鹅，都是体型巨大的大个子。在宁波出现的，目前只有小天鹅。最近几年，宁波海边每年都有小天鹅的越冬记录。

慈溪的杭州湾畔有一块湿地曾被我们“鸟人”命名为“26号湿地”——实际上，是指这块湿地位于26号风力发电机旁。那时候，这块湿地既有大块的浅水区域，又有成片的芦苇荡，因此每到秋冬时节，这里总是有很多水鸟在此逗留。

2010年11月初，好消息传来，那里出现了好多小天鹅！我十分激动，当即赶去，这可是我第一次拍摄野生天鹅啊！到那里后，果然看到20多只小天鹅。这里显然包括了多个天鹅家庭，全身雪白的是成年天鹅，而身上灰灰的，则是亚成鸟。有的在觅食，有的梳理着羽毛，有的扑打着翅膀，有的伸长了脖子互相扭在一起似在嬉戏，总之，看上去它们很放松。

在天鹅的背后，还有多只珍稀的黑脸琵鹭与白琵鹭。这是块多么生机勃勃的水鸟乐园！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开发节奏的加快，“26号湿地”永远成了一个美丽的代号。

通常，像大雁、天鹅这样体型越大的水鸟越警觉，同时也越需要大面积的湿地，这样才能保证它们的安全与充足的食物来源。真的希望，宁波海滨能多保留一些大型湿地，给南来北往的水鸟们一个宽裕的生存空间。

我曾经用望远镜仔细观赏数百米外的一对小天鹅。它们紧挨在一起，自在、从容、优雅，慢慢游向一丛芦苇。忽然想起了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那句著名的话：“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在当代的语境下，就鸟儿本身而言，所谓“鸿鹄之志”，或许并不那么远大，它们所需要的，就是能与我们人类“相忘于江湖”。如此，则足矣！

小天鹅